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四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黄佑

#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蒙引卷四下

明　蔡清　撰

上經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二義相似而不同內含四陰如口中食物也故曰含外實內虛

則口空之象也上止下動則凡口之飲食言語皆見之只是下動其上則是根著於而不動也○頥貞吉者謂所養得正則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德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故必觀其所養之道正不正乎如所養者聖賢大學之道則正矣或以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考求其口實果正不正乎如重道義而略口體則正矣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二者皆以正則吉不正則凶○觀其所養之道如

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屑於嘑蹴達而不至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自求口實所該固廣故節飲食為養身之切務耳○自求謂自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似未及爵禄之類但先儒每兼説而大象本義以節飲食為養身之切務則養身不止飲食明矣○自求口

實特舉養身之一端以該其餘非謂養身止於口實也故朱子小註以爵禄起居并言之○爵禄亦說得口實爵禄左右是人君所以供我食用者故曰食采但起居似不切於口實字豈口實僅舉養身一節以該其餘者乎○程傳曰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順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

人也○雲峯胡氏曰槃㵎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葢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已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云云

天地養萬物

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

之允以説之是也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聖人欲養天下萬民以為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則於萬民中擇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也與之食天禄也由是賢者為之布其德而敷其惠承其流而宣其化而天下之民皆得其養矣是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直為民計也重在民無正字意欲養民非先養賢不可故不直曰養萬民而必曰養賢以

及萬民本是聖人與天地字對萬民與萬物字對

頤之時大矣哉

承上言天地之於萬物此養也聖人之於萬民亦此養也則頤之時不既大乎哉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傳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夫山下有雷頤與天下有雷物與无妄大槩相類但規模小大不同山下有雷所及有限

也如天下有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廣博而周遍矣○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知養身養德之事不止二者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觧頥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頥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能自守而無所羨慕於外者如靈龜咽息不食而以氣自養者今乃上應六四之陰陽既得陰見可欲而動則往從之矣是為所守不終之

義故象云云○朶頤不可謂靈龜朶頤既是靈龜便不朶頤若朶頤則非靈龜矣觀我朶頤謂初九觀四而朶頤也亦非謂四朶頤也○朶頤畢竟是說初九但不可謂靈龜朶頤耳○朶頤欲食之貌凡人與物皆然○程傳曰爾謂初也我對爾而言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詞耳○徐進齋曰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詞也一說我字不同依動於欲字則我誠為觀四○夫舍爾

靈龜在人事只是無求於外而自足者非全是不食也本義足以不食之言要看得好孟子謂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也此豈人所可為哉盡之矣○既動於欲則溺於欲矣故凶○靈龜只是不食故謂之靈至柔順則不足謂之靈龜矣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陽剛在下足以不食是賢人甘於窮約之象上應六四而動於欲為以非道得富貴者所惑亂也此如東漢之華歆

六二顛頥拂經于丘頥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也若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也若求養於上則又非其比應彼將不吾與往而得凶也顛頥謂下養於初也對於丘頥說此以象言而占在其中○六二顛頥拂經既顛頥則拂經矣至六四則止為顛頥六五又止為拂經何歟曰顛頥皆謂以上倒求於下也然單言顛頥即拂經在其中矣二兼言拂經者對下文貞凶言乃其害

也五單言拂經者亦言其害也反賴上九之養亦是顛頥之意下文居貞吉與不利涉大川對言○六二亦柔順中正者何至如此之不利曰自頥言之已是不能自養者自立不得了縱然柔順中正亦只是用於求人巧為媚悅而已曾何足録哉○以上求下如春秋桓十五年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是也又有求賻求金春秋皆書以譏之正顛頥拂經之義也○于丘頥又不如顛頥亦有顛頥而吉者六四是也○六

二固是才弱亦其時勢之不利爻辭云云○正為之太息其不利也○求養於初僅拂常耳求養於上則上非初之比其氣高矣必是取羞而無益○于丘頥貞凶本義云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以此為例可見卦爻辭之言吉凶亦有以象言者矣○初位二之下上位二之上於上下處亦要有辨

六三拂頥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既拂於頥雖正亦凶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

也然以不中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於狥利而害義縱欲以傷生能無凶乎十年勿用無攸利甚言其凶也○夫六三貞凶又十年勿用无攸利者葢旣陰柔又不中正又處動極悖道之甚故其凶亦甚也

道大悖也

正謂其拂順○六三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即謂其陰柔不中正又處動極也○六三道大悖葢窮斯濫者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陰柔不能養物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雖不能養人而庶幾知所以求其塞責者此所應又正則初九之陽也故賴其養以施于下則雖顛而吉程傳所謂己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己無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六四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專一而不他其求食繼而不已則於人為不二於己為不怠乃

可以養人而不窮而無負於養人之責矣○其欲逐逐亦是說虎不是直說四之所欲逐逐也蓋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貫說觀本義所解辭意亦可見○虎視眈眈任之不貳也其欲逐逐久而不替也如云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是眈眈之意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是逐逐之意亦為有分○柔居上而得正則無不正之求所應又正則能應其所求故雖顛而吉然終與井收勿幕其出有源而不窮者不侔故雖眈眈其

專逐逐其求乃得无咎者○按參義曰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以不求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固是拂經然自家既不能養人則賴賢者以養人是亦其正道也故居貞則吉而象傳曰順以從上也若自用以涉險則不利矣以其任大責重故自用則有涉險之象程傳以居貞為處常涉川為處變愚謂本義似無此

意語録亦如程傳恐是初年之説○又曰六五陰柔不得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盖陰柔則其才不足以養人不正則其徳不足以養人正與六四柔居上而得正者相反然既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將何以釋重負耶其所頼於上九之養者豈徒以自給而已哉如東周之君亦自有東周之民安得遂為无首之比哉故居貞吉但不可涉大川○又曰六五反頼上九之養非特自養實所以養人也盖此卦上三爻皆是養

人者六四顛頤亦是養人者況六五居尊位者乎有欲不做養人看者非也○又曰反賴上九之養一句難於分曉或言六五只是資上之養不復以養人故本義之不及也曰然則本義用居尊位字何為且自古豈有居尊位而無養人之責者乎其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但謂須任人而不可以自用耳固非謂專賴上九之養以自贍給也若但賴以自贍給則其位已喪不復足謂之居尊位矣○一說反賴上九之養

謂五當位而不能自養其人反使上九之不當位者養之此說直截痛快視前説爲省力之甚當從無疑即本義之本旨也○故下爻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亦足以相發矣雲峯又引盤澗董氏述朱子之言曰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下體三爻皆是自養見彖傳首條之下

上九由頥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由頥但就他事任説至利涉大川却是大濟天

下之險以其陽剛之才而在上位故也若只空空說箇涉川則陽剛可矣本義又著在上二字何為且與六五不利涉大川不相對○利涉大川還在由頥之後六五不利涉大川意亦在拂經之後○夫不可涉大川明其若自用則不足以自濟也若只作不利涉大川之占則六五既是陰柔不正云云不消言其不利涉大川而占者當亦不至用以涉大川矣今乃曰云云可見是就養道說也不然此爻與涉川何預○

厲吉利涉大川此卦是順何縁兩爻俱説涉川明是就養道説也陽剛則有可濟之才在上則有可濟之資○順上九是大臣之任大畜剛上而尚賢亦取賢臣之象如大有六五自上九視之又以為賢臣之象易之不可為典要也如此

大有慶也

由順厲吉則有以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矣故曰大有慶也此爻之義於周公親身見之伊尹亦然○

天下之得其養者上九之慶也○于寶嘗論坤之六五曰成昭之世周霍之臣百官總己專斷萬幾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擬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無尤於四海見紀聞坤六五此義宜用之匪其彭及有孚在道更為切○夫頤之六爻陽剛則有以自養其在上者又可推以養人若陰柔則資養於人其甚者并失其所資矣六三是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居中二字似無大義與下文上下二字為對但其他四陽之卦何以不為大過其他二陰之卦何以不為棟橈此則不可畧也○四陽若不聚居於中但一畫散居則不成大過矣○看來此卦所以為大過者只緣下面一陰太弱了載上不起因并上陰作一類看而取大過之名不然當取他義矣○

大過棟橈者四陽居中過盛上下二陰不勝其重則

上無所附而下無所支矣故撓彖傳棟撓本末弱也

程傳曰中強而本末弱也○又曰大過棟撓以人事言之如傾十萬兵於泉城兵過多而民力不供其勢必潰又如以極剛治小邑若某進士作小縣令却常鞭人至四五十常用夾棍之類民不能堪則其官必不能保矣是即大剛則折之理○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故曰上棟下宇棟在中而直上者觀三四二爻可見○棟撓棟自是棟梁自是梁棟直而梁横宇

則兩垂而下又云棟屋脊標也又曰屋穩也○上棟下宇棟雖曰上實自下而上也宇雖曰下實自上而下也葢棟植於地而向乎上宇啓於極而向乎下○卦之四陽皆棟也六爻惟三四二爻取棟象○四陽居中有屋棟之象不必太拘形似可也○棟撓者二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又曰大過棟撓是以成卦之象言之而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

攸往乃亨是又從卦中取出好處説乃救過之道也

按有可行之道此句似與橈字相照應蓋橈則不可

行矣彖辭利往正對橈字言也

棟橈本末弱也

或者弄文謂非陽之過乃陰之弱也是不然雖陰之

弱實陽之過也使陽不過當度陰之弱而處之不至

自取橈敗之愆矣

剛過而中巽而説行

本卦大過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皆是不過之義故利而亨以此味之則下文所謂大過人之材不必指此二句矣又曰一說剛過而中專指二五不可謂四剛雖過而二五得中也本義四陽雖過四字在剛過而中之外未當○一說如此則指二五二陽爾何以名為過大過之過指四陽也豈二過字不同乎主此說最穩不必求新也○内巽外說内巽謂其心之巽而善入於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說之氣

能不乖戾於物也此最是可行之道可見過而有不過者存○巽而說行論理則行字似總承剛過而中巽而說兩句今觀本義云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其文勢則止以屬巽而說又按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重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俱偏屬一邊今只依文勢講

利有攸往乃亨

謂利往即亨也故本義曰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利

往則對撓字言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非時大過也人當大過之時也以其時事宜於大過也其理正小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者也大過二字屬人人多不察耳○大過本是不好字但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則是當大過者也亦主處時之變者言故堯舜之禪受因其子之不肖而過於斷也湯武之放伐因其君之無道民之不堪而過於勇

也此非常道萬不得已而後為之者也○大過只是過於常也大字更重夫過已為人所異者況大過乎故先儒以為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為大過然非聖人有意於過時當然耳○大過之時大矣哉此時字是易中之時非只時候之時是人當用其大過所為之時與順之時坎之時蹇之時同類○剛過而中一段是釋卦辭只說尋常大過之得失而已至於大過之時大矣哉却是於常道之外越出一等大事來

說故謂之極言也豈可以卦體卦德即為大過人之才〇此是剛過而中就於過中尋得箇中來說與他處剛中不同則大過人之才不以承上文者為當〇大過人之才不必指上文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說另自泛說為長葢本文只是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其本義云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者只用以明大過之時之大耳〇大過棟橈者言其常也大過之時大矣哉則許其大過矣乃主於變而言也〇本義大

過之時字亦當與本文時字不異此處甚難言當巽以入之只要求得是○一說大過人之才終不能外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何也只一箇剛中再無以加矣況巽而說正為善處事處此乃所以充濟也何必拘於過而不過耶過而不過朱子元無有此說且卦辭利有攸往四字甚事都該在裏許了獨非所濟大過之道乎此二者既為濟大過之道則是大過人之才矣故此句繼承上句為通更以隨之時義大矣哉旅

之時義大矣哉例參觀之可見其非曲說○又按前說以為救過之道亦是此意矣故兩存之以備問○據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此豈是過而不過之義若作過而不過說斷從貫通不得○皇極外篇三十八板有曰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

耶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澤滅木大過　至　遯世无悶

澤滅木澤之大過也非木之大過也朱子小註曰木雖為水所浸而未嘗動故君子以不懼无悶則是木大過矣此未定之說也况澤既滅木其木安能全不動今遇水潦山木橫數畆而漂流至推橋塞路者亦無筫也故定本義時不取○又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雖均之為大過人之行然獨立不懼則不問隱顯

遯世則偏是隱者建安丘氏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愚按韓文公所作伯夷頌則隱者亦有獨立不懼處何必偏指見用者○一說遯世无悶又深於獨立不懼矣蓋獨立不懼在朝廷亦可如此在鄉黨亦可如此甚者至於舉世不合則寧遯世而无悶也然亦有由仕宦而遯者如高宗舊學於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又如微子去之亦是又如梅福掛冠而去不知所之皆仕宦而遯者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況居巽體之下巽而又巽慎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者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尚何咎之有

○本義曰茅物之潔者此句似不虛設大傳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又曰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只說茅字未曾及白字意故本義闕之亦以補大傳耶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爻象以人事言則是剛稍過而得柔以濟之於事猶利也○又云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如老父之得才子而足以幹家之蠱庸君之得賢臣而有以振國之衰餘可類推○四陽過盛二陰不能承之為棟撓令陽過之始而初陰承之是有以濟其過而補其獘也○又如人家一主翁以大剛治家得一内人時菓之以寛厚則家衆亦不至離心而利矣在官亦然一長官用法大嚴得一佐貳輔之以寛厚則在下無怨

叛者矣其不利乎○按參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也斯得之藍田呂氏云呂氏之說見九五

本義下

過以相與也

主陽過而言不必依程傳說初二俱過

九三棟橈凶

九三棟撓自撓也蓋以剛居剛不勝其重無過而不過之意所以撓如九四以陽居陰而不過則象隆矣所以彖有取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又云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正所謂過剛則折也自不勝其重也○按參義曰大剛則折其凶宜也

不可以有輔也

據象言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夫有他吝者任己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蓋二雖當過之時然處得其中故能用柔以相濟若四則以陽居陰剛柔已自得宜了不必外假他人之助也若更牽於初則以柔濟之過於柔矣所謂隆者其不轉而橈耶○又曰依九四下應初六以柔濟之之例則陽過之始而比初陰亦可言初之陰有以濟九二之過也一說九四本義言柔而九二本義

言陰陰與柔亦有當辨者

不撓乎下也

不撓正貼隆字隆則高立不墮故曰不撓乎下也不必用程傳不下係於初之義亦自可隆於上則不撓乎下也〇一說亦據象言程傳謂不下係於初也更宜詳之愚按爻辭有他吝是設戒辭對應爻說棟隆只就本爻取象程傳似渾淪說了

九五枯楊生華 至 无咎无譽

程傳曰九五當大過之時上比過極之隂其所以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隂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以士夫而得老婦殊非美也○藍田吕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嫁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也○九五巳是陽過之極而猶曰士夫者上六居五之上視五猶為老也○下爻朱子總註曰所謂老婦者是指客爻言則

呂氏所謂五在上六之下為少於上六故曰士夫者觧得極分明○雲峰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稱老婦得士夫士夫謂九五也○九五爻象以人事言之則是在我過剛已自失當了而所比者又過於柔胥失之矣則於事何濟故无咎无譽○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言本身是陽之過所比尤是陰之過如君已欠明而其臣又暗父

已欠壯而其子益弱尚何譽之有其曰无咎者明非己之致也時也運也遇也安得獨咎之○枯楊生華二爻所謂過者都是過時之義若以君欠明而臣又暗為言者俱不切於五上過時之義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无咎可以勸忠義矣此聖人之情也象傳過涉之凶不可咎也義益精意益切矣○又曰詳觀大過卦爻大槩一於過便不好但

過而不過者便好如卦名大過者一於過也故棟撓若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為過而不過斯利往而亨矣如初六之過於畏慎是當大過之時而有小過之行所謂行過乎恭者也故无咎若九二陽雖過而有初六之柔以濟之故无不利九三以剛居剛則一於過矣故凶九四以陽居陰亦過而不過也故為棟隆而吉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則是一於過矣故无譽惟上六之過涉而於義為无咎乃殺身成仁

之事又何過之有哉葢不以成敗論也然此文王周公之辭大槩皆以常道論之至於孔子大過之時大矣哉一句則又是可與權者之事所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要非聖人不能也至是則天下之理只大過一卦亦足以盡之而無餘矣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兩字皆虛坎險陷也兩字皆實○其象為

水何也陽陷陰中外虛而內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此坎是三畫坎卦也是為重險此重險字方貼卦名習坎○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陽陷陰中謂水在坎中也水在坎中便是中實既是中實則自水體之外皆為虛矣故曰外虛而中實○凡水之行必有受處受之者虛而水實其中故曰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一說陽陷陰中以申險陷之義外虛而中實者也以申其象為水之義○中實為有孚心

孚之象此中實即是外虛而中實者也即指水言也即用彖傳水流而不盈之說也其本義所謂內實即中實也行險而不失其信即以中水流而不盈之意行有常即以中內實之意○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卦象言固是中實以卦體二五之剛中言亦是中實蓋卦象之所謂中實者正取二五之以陽各居一卦之中所謂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者也蓋卦象又本諸卦體○以二五之剛中象水之內實以水之內

實象人之有孚○夫九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為中實中實似只為有孚之象而以兼心亨之象者葢人惟中無定主則心便虛了虛則得喪能揺之禍福能怵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實為兼有孚心亨之象○有孚維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無孚信而有僥倖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惱是徒足以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

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為目見此類最多也○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意終始安於義命而無僥倖苟免之心也○有孚心亨兩象一義蓋處險能有孚則其心自亨矣心既亨矣何往不濟○本義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一句是蓋卦辭之言不可就以有孚維心亨為象行有尚為占通觀六十四卦辭可見○一說卦辭雖分象占若通作占則本義上曰中實

為有孚心亨之象下曰故其占如此似不可強合愚則謂當依需卦例需曰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有孚得正之象云云矣而下則云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云云則卦本義象占之疑自可判然矣○☵坎☲離二卦即太極圖之◎也夫天地之所以造化萬類陰陽二者而已矣水太陰也陰根陽故坎水體陽而用陰火太陽也陽根陰故離火體陰而用陽凡陰皆水

凡陽皆火金者隂之稱木者陽之稱亦水火耳故上經首乾坤而二儀之體立終坎離而二儀之用行諸先儒之說或未暇及也先天圖說亦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其即此之謂乎水火既為隂陽則所該者廣矣若◎即坎離則◎内陽外隂宜為坎矣今乃為隂静◎内隂外陽宜為離矣今乃為陽動何也曰不可以此三條當此三畫也圖之隂静兩條黒者隂也離也其中白條者隂之根乎陽也圖之

陽動兩條白者陽也坎也其中黒條者陽之根於陰也不可泥於畫也只於陰陽上分水火之象也若卦則坎本皆陰而陽主之亦如陽動之根乎陰也離本皆陽而陰主之亦如陰静之根乎陽也無不符合之理蓋在圖之内畫即卦之外畫亦巧乎哉○中實為有乎心亨之象

習坎重險也

謂險而又險也不是以卦德釋卦名義又不是以卦

彖釋卦名義只是據字訓義更重在習字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兩句純是以水言就見得有孚之象卦辭有孚以人言也非以水言也今彖傳云云者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也本義云内實而行有常者正是做那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模様説出人之有孚處耳〇又曰水流而不盈者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水之流也何嘗有盈乎故又曰行險而不失其

信○水流而不盈足於此即通於彼也盈謂盈溢行險謂水之行乎坎中也○夫本文水流而不盈就是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即水之流也不失其信即是不盈也不盈何以見其不失其信蓋盈科則進一坎而復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移者也然則只曰水流而不盈可矣必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不如是無以彰坎水有有孚之象也○內實而行有常以處險言便是中有定主而終不妄動之義○內實已是

有孚加箇行有常者以申詳人之内實也蓋内實者行必有常非行有常不得為内實○就習坎上説有孚則只是行有常也○本義内實而行有常不可以水流行險為内實意不盈與不失其信為行有常意蓋水流行險是行字意不盈與不失其信是有常字意本文只是行有常意而本義必冠以内實者本卦辭有孚之義則須用内實以襯貼之也此朱子解經之周密處○大凡易中有孚皆要從他來歴説得方

是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觀彖傳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之辭方知有孚與維心亨相連說不是兩象並立但有孚一定心亨故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中實只是有孚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矣○又云要看彖傳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中只是有孚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矣○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分明是卦體而本義不言者蓋所

解卦體如此類者多矣此何疑哉亦不待言也本義但曰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其為卦體亦已明白葢不待言也○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可見心亨由於有孚

行有尚往有功也

言其能出乎險也處險者以出險為功

天險不可升也 至 大矣哉

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者地之險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者人之險也王公設險不是承山川丘陵說如城池甲兵紀綱法度之類皆是○又云地險山川丘陵也水流者曰川瀦者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大陸曰阜○險之時且如此之大可以其險而小視之哉蓋易中百物不廢巨細美惡無一可少者此易道之所以為廣大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皆就用上說故曰險之時大矣哉蓋域民以封疆之界固國以山川之

險威天下以兵革之利此皆其用之所在也天險取

其類爾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程傳之說俱未精似只可用往者過來者續講之爲

當○夫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不必說向濟險去或

曰按此例則振民育德亦似不用說入治蠱去曰彼

有朱子語録可據且易傳亦無定例也○按本義曰

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治人之事亦要

已熟而安之主君子言不主所治之人熟且安也○常德行者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類習教事者過者抑之非一抑所能制也不及者引之非一引所能就也朝勵而夕飭之三令而五申之使其熟於見聞安於軌度所謂誨人不倦也所以期底於有成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陰柔既非濟險之才又居重險之下則其勢又難於自免其象則為習坎而入于坎窞矣習坎入于坎窞只是一義非習坎自習坎入于坎窞又自是入于坎窞也以六三言入于坎窞而不言習坎例之可見窞者坎中之險可見是險而又險無可出之理矣其象如此其占則凶而已○既曰習坎而又曰入于坎窞言其不止習坎又入于坎之窞也明其終不能免○大凡入坎者猶有可濟之

理入于坎窞則終不可出矣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此失道當以先迷失道未失道也及上六失道參看大抵陰柔故不能得其處險之道而益入于險耳一說失道兼陰柔居重險之下說上六失道亦兼以陰柔居險極○又曰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則曰失道凶也上六以陰柔居險極則曰上六失道蓋内實而行有常有孚而維心亨此則得其道者也陰柔不

剛且不中是正與中實者相反況居重險之下與居險極者乎○失道凶也或曰予以失道專指陰柔而不兼居重險之下然則何以該入于坎窞之義乎曰不可以陰柔貼習坎以居重險之下貼入于坎窞也蓋雖居重險之下其失尤在於陰柔使非陰柔而以剛濟之則所謂重險之下者分數自減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處重險之中此中字輕看坎有險此坎字亦輕

看以其處重險之中其險未可出是有險也不必以坎為險有險為重險○坎有險在坎有險未能自出也然視入于坎窞者有間矣○然剛而得中縱然未能出險而其在險之中亦未為甚病也故其占可求小得○求小得亦只是險中所得而已故曰未出中也若出乎險中則為大得矣○或曰坎有險其詞如何曰六爻皆坎者也使其能出乎坎則其坎為無險矣今也未能自出則其坎為有險矣何難為詞○坎

有險與九五坎不盈一樣句法一樣義理○坎有險言其在坎也尚有險而未能自出也其占以剛中故僅可求小得言終未能出險也○按參義曰九二剛而得中爲中德不失而心亨故坎雖有險而尚可求小得但不能大有爲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爲之慼而不足爲之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非柔善之行以此而

履夫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往也亦坎何也往則有上坎在前是前遇乎險矣來則有下坎在後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險進退維谷吾見其坎也日有甚焉將入于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占者得此決不可用也凡一切事皆當退止爾又云險且枕承來之坎坎言也入于坎窞承險且枕言也如此則勿用矣○來之坎坎險且枕謂其往也坎則是前遇箇險矣其來也坎則是後枕箇險矣○枕是

箇不好字故曰倚著未安之意如所謂芒刺在背者

○詩大雅桑柔篇曰進退維谷傳云谷窮也即來之

坎坎之謂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居上六四近之有君臣之分但時乎習坎不無

艱阻而有不得相遇之患然在險之時剛柔相濟人

之常情無事則其勢安勢安則心縱心縱則難入而

上下之情反有乖者有事則其勢危勢危則其心憂

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轉易矣故不甚拘拘於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簋而缶以誠心其進結也亦不必由户而入只自牖以進亦自得相遇矣始雖艱阻終得无咎○又曰樽酒簋謂不必饔飱牢禮之盛但一樽之酒一簋之殺以將意而其貳也亦不必於酒殺之拘但用缶器以備禮斯亦可矣缶謂貳以缶樽而不必拘於酒貳以缶簋而不必拘于殺承上樽酒簋而言也○貳用缶或拘於盆以誠心之

言謂始用薄禮而盈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故可只用樽酒簋至是又云盈以誠心者以盈之時無復薄禮可言只是誠心而已故特用誠心字非至是始有誠心也○始雖艱阻自坎上來謂不相遇也終得无咎相遇矣相遇乃得无咎○處坎之時故如此其艱阻然則剛柔相際則雖艱阻亦必得相遇此與睽之遇主于巷无咎正相類○朱子語録謂樽酒至自牖終無害于義理故无咎无咎者

善補過之謂也○此說恐與本義始雖艱阻一句不甚照應恐是朱子向前未定之說夫當險之時若不能委曲以相從則於臣子之職為未盡而心為未安亦安得為无咎○六四在險之時與五剛柔相濟其相得當倍於恒情故只用薄禮益以誠心云云○納約自牖者以權濟經也何害○納約自牖謂以樽酒簋貳用缶而自牖以納約也一氣讀下○樽酒簋謂不必八珍九鼎之富也貳用缶謂不必饔飱牢禮之

盛也納約自牖謂不必由户升堂之儀也此皆當險之時以剛柔相際之故而不相求全責備也○貳用缶明不必復貳以樽酒簋也○此爻謂始用樽酒簋而繼之以缶自牖而進結于君也三句連貫作一事○樽酒簋只是以象薄禮貳用缶只是以象誠心納約自牖只是以象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得魚則忘筌矣○自牖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此時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户而自牖以見艱險之時

不可直致也○自牖要説出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意出大抵當此之時人臣納于君亦因其明處而通之耳見其易為力也○參義曰室雖暗而有明者焉牕牖是也君心雖暗而有明者焉其性之偏長者是也人臣之進善者將順其所長而委曲以導之則吾之言易入矣○夫自牖者勢不得不然非有意要從此進故曰非所由之正

剛柔際也

本義剛柔相際字面實本象傳剛柔際也一句此與蒙卦子克家剛柔接也同例故曰只是四五二字○一說剛柔相際葢九五雖剛而六四能用柔道以入之所謂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大槩皆是柔道也故象傳特喫緊此義曰剛柔際也愚謂本義在險之時一句更重且剛柔之際還須說上情下接下情上交之意為要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尚在坎中坎不盈也坎雖未盈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將必至於既平盈則平矣平則出矣○盈平二義相繼其歸同也但以未出乎險則當下不盈字以將出而言則當下平字○朱子曰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會平○雲峯曰坎不盈也猶有險也祇既平則无險矣○大凡險陷之地盈則平矣平則是平地而非坎矣故不盈猶是坎前此有以此爻為取象于水者誤矣○陽剛中正居尊位與而時

亦將出是二義陽剛中正是能動而有孚心亨○盈則平而出矣不盈猶未平也然將平矣

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者德也德在我者也未大者時也不在我者也故僅祇既平而未即平也○九五有中德而不得為大者為坎所屯也屯九五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一例○又云習坎九五有中德而未大與屯九五之屯其膏施未光者相近

上六係用徽纆置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係用徽纆拘係之以徽纆也置于叢棘從而維之於叢棘也三歲不得三歲之久猶不得解脫也○又曰係用徽纆置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如棊者馬砲車貝及將軍再無生路也如晉人伐吴晉王渾出横江所向皆克其截江鐵鎖及拒舟鐵錐又為王濬所破杜預等又破殺其將遂乘破竹之勢徑造建業而吴亡矣又如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而又有内變發乎蕭墻之内尚能國乎○按陸氏徳明曰三股曰㣲兩股曰纆皆索名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盖三陰之卦本皆乾也一陰居乾之下則為巽居其中則為離居其上則為艮故曰陰麗於陽故曰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不言明義者此卦

之辭亦是麗意不及明義也陰麗於陽而明明元在陽也故旅本義曰艮止而離麗於明○又云陰麗於陽麗於其内也故曰體陰而用陽也○體陰而用陽

按邵子漁樵問荅曰敢問火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以此言觀則體用之分了然矣○或曰按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朱子以為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今曰體陰而用陽

何也曰據此卦言如薪燭發光之根處皆暗是體陰也其騰上光燄用陽也據孟子則即此騰上之光燄是明者光之體也其光燄所射有以照耀乎物則是光者明之用也○一說火陽根陰故曰體陰而用陽於此不切○又有一說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做一項看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又做一項看○本義離麗也程傳曰萬物無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

麗也愚謂所主之事猶云所職之事盖居其位而掌其職亦所麗之理也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夫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托也如臣之委質於其君士之托交於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邦有道而後入亂邦不居邦有道而後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在各有所麗俱要得所處之正○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所麗皆在其中矣

○畜牝牛吉只取柔順意不必拘與上句利貞意相連故本義只曰牝牛柔順之物也○離正是陰卦上下二陽而一陰麗於其中柔為之主全是柔順之卦也故有牝牛之象○一説要承利貞説言柔順固是柔順然柔順而不正亦不為柔順也雖善為説但恐非本意○下句獨説畜牝牛吉者聖人作易教人卜筮元是要以開物成務都是切於百姓日用者畜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柔順之物尚多獨舉

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

日月麗乎天　至　乃化成天下

此節是釋離之為離而舉天地人所麗以明其義也

○又云百穀草木麗乎土百卉中之能養人者皆謂

之穀草木之實可養人者皆是也五穀舉其大者耳

如人倫二字所該至廣五倫亦是取其大者○正韻

穀實也善也禄也生也○重明泛說君臣不指二五

柔麗乎中正方是指二五言○重明以德言麗正以

位言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君臣之正位則以一身之正而正乎天下之不正矣乃以化成天下者也天下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既正天下自定矣○天之精華見於日月星辰地之精華見于百穀草木天地二氣所鍾人物其精華之盛者尤在於明賢即所謂人文也故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乎天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中正有内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惟中耳以中而該正也此亦要仔細看○是以畜牝牛吉也觀彖傳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也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若咸卦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便是連帶况本義亦自明白○柔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麗乎中正則柔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一說是以畜牝牛吉也亦要兼中正說盖柔順而不中正亦非柔順之正者故本義曰以卦體

釋卦辭若不兼中正意則此句在卦體之外矣曰本義例雖如此拘如蒙以養正聖功也亦綴之於以卦體釋卦辭之條又如後夫凶其道窮也亦綴之於以卦體釋卦辭之條如此類者尚多○但是以二字亦要端的盖畜牝牛吉之義雖不重在中正然麗乎中正亦是指柔也故以畜牝牛吉就綴此解為有柔順義在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只是一箇明但兩番作耳推此義則繼明非以聖繼聖矣繼明只是緝熈意不可以下面爻義後明將繼為證說○繼明以德言明兼體用自其一心一身之間以至應事接物之際無非是明德所在故有以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陽居下剛能動則不能安於下而處明體其才又足以進故其志欲進而其履錯然錯顛錯也急則錯

矣此無他急於進而失於敬故耳占者惟能敬之則无咎敬之非令其無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況以光明之資而終可令無進乎○不急於進則不至於錯然矣故曰以避咎也

六二黄離元吉

六二黄離即彖傳所謂柔麗乎中正者然黄離之黄中色也爻兼中正獨言黄離以中該正也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葢所麗得中就是正也故只曰得中

道也○凡所麗得其中正之道便是黄離所該固廣也○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所行者必天下之大道必事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之類是也自其存心之善言則曰中自其處事之善言則曰正中重於正而可以該乎正故爻辭只曰黄離而象傳亦只曰得中道也本義則詳之○黄離元吉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事○一説黄離中可該正然此處中自中正又自

為正考之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可見要分明白彼又各有所主也彼之不得其正對柔麗乎中說則是己之所處本得其道而時勢之所遇則有不得其安者又一義也安可為典要哉不然彼之柔麗乎中便是此之黄離得中道矣又安有不得其正之說耶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之離是乃盛極當衰之日苟知其盛衰循環為

理之必至而安常以自樂聽其自至斯可也若或不鼓缶自歌則不能自處而惟大耋是嗟矣何益哉適以自速其斃凶也○又云日昃之離謂是日昃之明非如日中之明也言其衰也大耋耋至也正韻八十曰耋年之至也一註七十曰耋○九三鼓缶而歌與大耋之嗟此猶是假借字占之象也但象意極輕終不可以此爲實說實說則此爻只當得人之老而將死者矣恐日昃之離四字不是專指此一事故須且

寛説分明是假辭此亦其一事○不鼓缶而歌程傳曰缶常用之器也而不名何器綱目赧王壬午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刼之云云集覽缶盛酒瓦器也盖甌碗之類或曰按盈缶之義則是瓶罐之屬似長○相如請秦王擊缶亦以抑之缶不如瑟盖不知音者亦可能也盖自古有鼓缶之事故相如以請之○按程傳曰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

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道也○雲峯胡氏亦以缶為常用之器看來亦是不曰鼓琴鼓瑟鼓鐘而曰鼓缶豈非以缶為近而常用者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三為前明將盡九三即前明也九四為後明將繼之時九四即後明也○九四以剛廹之一說是廹前明也不指六五一說是虛說大抵虛說更為自然但

之字似無安著可以大過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來為例○後明將繼本是九四之明但以其發得來驟不至旋踵而自滅其明然則以剛廹之之字虚說為無疑矣○大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密乃能有濟況當事初而急之蔑有濟者矣故激變生災而至於自焚○程傳曰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突如其來如朱子小註曰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此與

本義不同後明將繼之時九四即後明也程傳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即初是也但又言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則不合矣○愚謂九四正所謂如秦政項籍豈能乆也秦政一夷六國遂掃滅百王之法項籍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獨為覇王何暴哉突如其來如是以焚如而死如棄如○因突故焚焚則死死則棄矣○焚如者盖自離火上取來朱子亦已云然又曰有不戢自焚之意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言無可乆之理是无所容即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隂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說見六二爻矣○一說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是箇立心端正的人但其處事不正況又廹於上下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在已既有所不足在人又有所不遜○按此說則中以立心言正以處事言六二黄離得中道以中

該正以心該事也如論語論子文文子之未仁處亦皆歸重於無私心而自該得當理是亦一說尚未知孰是以俟問○又云六五憂懼至於出涕沱若而又繼之以憂懼不已焉憂懼之甚也所以憂懼者恐不得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必得保其位而吉矣○夫六五爻辭未見是能憂懼處只見是可憂懼處全是戒辭非象也○又曰看來六二亦迫于上下之陽而得為黄離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且正二則方中之

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盡而且不正故其辭危○愚謂屯上六泣血漣如又甚於出涕沱若蓋離五猶只是危屯上六則無道也故辭亦有别

離王公也

言以憂懼而得麗乎王公之位也不可以本義以陰居尊當此一句蓋麗王公也是出涕沱若戚嗟若以後事即所謂吉也○六五本是王公味麗王公也之詞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凡諸

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朱子有嘉折首是句程子分有嘉屬上折首連下與獲匪其醜相對朱子蓋非之而有此說今當從朱子說○上九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王用此以出征則有嘉折首獲不及其醜而无咎矣○有嘉折首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獲匪其醜由其明之遠而刑不濫也○及遠二字於爻果何所取曰以九居卦之

上剛之遠也處離之極明之遠也○剛明就本身之德說威與刑就其見於行事說亦有差別○有嘉折首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功不以獲醜為尚也故徻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見折首之為有嘉而朱子所以定此四字為句也

以正邦也

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他人之邦大抵此以王

者言王者無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孔子於此等處皆有救其末流之𡚁意在如云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又云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皆是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之意明非窮兵黷武也○小雅六月之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盖宣王命尹吉甫伐玁狁也○愚讀上經至離乃於彖傳小註得一說甚愜愚鄙懷也節向齊氏曰龜山楊氏云火无常形麗物則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

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無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易經蒙引卷四下